

1963年秋，沙田仍然是阡陌縱橫的鄉郊，往大圍的方向走，火車軌旁有一所新建的政府診所，人們叫它「新醫院」，我就在那裏出生。現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座落的位置，鄰近「新醫院」原址，猜想相距不過五十米。

2017年春「金庸館」成立，我應邀擔任「繪畫·金庸」展覽的研究、策劃人。自我出生半個多世紀後，我再度回到這裏參與一個世紀盛會，一個在我的創作生命中，如斯重要的長輩之展覽，心中那份喜悅，實在難以言宣。這種奇妙的感覺，有如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，當我接到一通電話後，知道將會首次與金庸先生見面時一樣。在此之前，怎也沒有想像過，竟然可以和那位自小存活於我心目中的巨人同坐一桌，一同喝茶、一同吃飯；然後，開始為他的小說創作封面、插圖；然後，更一同創辦出版社、出版漫畫，再一同到台灣出席宣傳活動；然後，又不斷創作有關的大型水墨畫；然後，來到「金庸館」的開幕誌慶展覽。

從金庸小說衍生出的創作類型，有電影、電視劇、動畫、漫畫、遊戲，乃至水墨畫等等，而屬於「繪畫」範疇的有以下三大類。

1、小說的封面、插畫

早年的金庸小說封面插畫選用的多是古代至近代的水墨畫名作，都是先有畫、後選用，並不是為描寫小說內容而創作的。直至近年，小說封面就有我創作的兩個版本，分別是日本的德間出版社出版的，以及小說的第三次修訂本（包括香港、國內及台灣版），是專為配合小說內容而繪畫出來的；後來也有了董培新的畫作，被選為封面之用，最近也有以設計為主沒有畫作的封面出現。

至於插畫方面，由香港明河社出版的版本，曾經採用姜雲行（雲君）及王司馬兩位的作品，而日本版則由我作插畫。這些插畫，主要的功能是解說小說中所描寫的內容，沒有加入太多個人主觀、非關小說內容的創作。

2、漫畫

以金庸小說作藍本而編繪成漫畫的作品方面，曾得到金庸先生授權的漫畫家有新加坡的黃展鳴，台灣的林政德，香港的區晴、黃玉郎、馬榮成、何志文及我本人等。不同的主筆，有不同的處理方法，不同的出版形式。然而，漫畫主要以市場銷售為主，需較多從讀者閱讀的角度去考慮，因此不太強調主筆情感的抒發，而

且不能脫離小說本身的軌道。

3、 水墨畫

近十多年，由金庸小說延伸的水墨創作，並得到金庸先生親自授權的，有董培新及我兩位。水墨畫異於插畫與漫畫，它並非以出版書籍為目的，而是直接掛在牆上作欣賞、展示之用的。因此，水墨畫的原畫尺寸便大大有別於插畫及漫畫，一般都比前兩者大幅得多。而以水墨畫形式創作的作品，在功能方面亦不同於漫畫與插畫，由於不需要有市場考慮，故可以加入畫家的個人感受及主觀意志，其藝術價值便可相對地得到提升。再者，水墨畫是從不同角度作出精心選材的延伸創作，例如董培新主要是以直接描寫小說的情景為主，我相對地較多選取小說中抽象的成分，再加以感性的創作。

由金庸小說延伸出來的三種主要的繪畫創作，只有我一人是三者都有涉獵的，更感受到金庸小說可衍生的無限可能性。以上三種繪畫形式，只是一個概括的說法，其實每一種都可以從創作或畫家採用的視角再作分類。

「繪畫·金庸」的展覽配合金庸館開幕而舉辦，目的是要把以上提及的三種不同形式的作品，及所延伸的周邊產品，直接呈現給觀眾，希望從繪畫這種藝術媒介，讓讀者、市民可以對金庸小說有另一個層次的了解。

小時候，每次拿起一本新書，都會先翻閱一下插畫，得到這本書的第一印象，然後再細閱文字內容；到今天，這個習慣一直都沒有改變。好的插畫，可以補充文字的不足，一層一層增加意象，耐人尋味，令讀者得到文字內容之外的另一種感受。

最後，我想在這裏再補充一下姜雲行與王司馬為金庸小說創作的插畫風格。姜雲行（雲君）的插畫較傾向傳統畫法，如《芥子園畫譜》所展現的風格，人物比例準確，骨法用筆，以白描黑白為主，沒有渲染，線條清晰，方便舊式印刷，構圖踏實，寫實客觀地描繪故事內容。與此比較起來，王司馬的插畫則更具個性化，人物活潑可愛，構圖大膽有趣，疏能跑馬，密不通風，對比強烈，具裝飾性，如國內賀友直風格，細看遠處常有極小的人物，把景深拉得很遠，尺幅千里，有些加入水墨渲染，濃淡的變化，只是當年水墨的層次不易印刷，許多插畫印出來並不清晰，黑白對比強烈，也有傅抱石味道，線條幼細，落筆隨意行雲流水，傾向抒情性。